



世界文學名著

鐵手騎士葛茲

哥 德 著  
周 學 普 譯

GÖTZ VON  
BERLICHINGEN

By  
J. W. V. GOETHE

Translated by  
CHOW HSIO P'U

世界文學名著

鐵手騎士葛茲

## 第一幕

法蘭根 (Franken) 地方的須華增堡 (Schwarzenberg)。

旅舍

梅茲勒 (Meiler) 西萊爾斯 (Siewers) 同坐一桌。兩個馬夫在爐邊。主人。

西萊爾斯：亨塞爾 (Hänsel) 再喝一杯燒酒罷，斟得滿滿地！

主人：你是個喝不夠的人哪。

梅茲勒 (向西萊爾斯輕聲說)：再談裴爾列與根的事罷！那些彭堡 (Pambere) 的人們在發脾氣，臉色幾乎變成黑色。

西萊爾斯：彭堡的人們？他們在這裏幹什麼？

梅茲勒 魏士林根 (Waislingen) 在伯爵的城中已經兩天了；那些人是陪了他來的。我不知道他從那裏來的；他們在等著他；他要回彭堡去。

西菲爾斯 魏士林根是誰呀？

梅茲勒 他是僧正的右手，豪強的貴人，他也是職務上在伺候葛茲 (Goetz) 的。

西菲爾斯 那他得好生小心。

梅茲勒 (低聲) 你只顧這麼說！(高聲) 究竟從什麼時候起葛茲又和彭堡發生了糾葛？聽人說一切都已說妥和解了。

西菲爾斯 是罷，你去和僧侶和解，看那僧正的樣子，他什麼都弄不好，老是吃虧，爬向十字架乞憐，非常忙碌，以求和解得以成立。而忠厚的魏士林根呢，和他每逢佔優勝的時候一般，竟奇特地讓步了。

梅茲勒 願上帝維護他好一位正直的貴人！

西菲爾斯 你想想，這不是醜事嗎？我們主人家不小心的時候，他們趁機打翻了他的一個兵

士他又就會給以相當的報答的罷！

梅茲勒 他新近的一回這樣失敗了，實在可惜！他定是十分惱怒了罷。

西菲爾斯 我想他不會因這樣的事而惱怒的。你想，什麼都極詳細地偵察明白了；僧正什麼時候出浴，帶了幾個騎兵，走那條路；假如不被壞傢伙走漏了消息，他一定弄得他不亦樂乎，擦得他渾身痛快了罷。

騎兵甲 你們在瞎談我們僧正嗎？我想你們在挑釁吧。

西菲爾斯 管你們的罷！不要在我們桌邊多管閒事。

騎兵乙 誰叫你們議論我們僧正？

西菲爾斯 我需要回答你嗎？請看那種醜相！

騎兵甲（打他的耳後。）

梅茲勒 打死這隻瘋狗！（互毆。）

騎兵乙 你若有膽量，來罷。

主人（拆散他們）莫胡鬧罷！真要命的！你們若要打架，請到外邊去打。在我店裏是要規規矩矩的。（把騎兵們推出門外。）你們這幾個好傢伙，來瞎鬧什麼？

梅茲勒 你真亂罵，否則我們打你的禿頭。朋友，來，我們去打那在外面的幾個罷。

兩個婁爾列與根的騎兵走來

騎兵甲 啊，彼得！今天好，法伊特（Vait）從那裏來的？

騎兵乙 你若敢說出我們是誰的部下的話，那可不能饒你。

西菲爾斯（低聲） 那麼你們的主人葛茲也在近處罷？

騎兵甲 莫再瞎說！你們鬧過架嗎？

西菲爾斯 你們在外邊碰到了他們的罷，那些彭堡的人們。

騎兵甲 他們在這裏幹麼？

梅茲勒 魏士林根在那城裏，在伯爵那裏，他們是陪他來的。

騎兵甲 魏士林根嗎？

騎兵乙（低聲）彼得這倒是湊巧見到了的美味（高聲）他來了多少時候了呀？

梅茲勒 已經兩天了。但他今天就想離開，我聽見其中的一個傢伙說的。

騎兵甲（低聲）我不同你說過的嗎？他走了那條路來的？我們可惜不在那裏多等一回。法伊特，來罷。

西菲爾斯 請先幫助我們打那些彭堡的人們再走罷。

騎兵乙 你們兩人儘夠了。我們必須立刻就去。再會罷（去）

西菲爾斯 騎兵這些蠢東西你不給他們錢，他們就不給你做什麼。

梅茲勒 我料他們必定有什麼計劃的。他們是侍奉誰的呀？

西菲爾斯 我不可以說，他們是侍奉葛茲的。

梅茲勒 啊？我們去打那些在外邊的人罷。來我只要有一條棒，就不怕他們的槍。

西菲爾斯 但願有一次我們可以這樣打那些虐待了我們的官長。

林中的旅舍

葛茲（在門前苦提樹下）我的部下不知在那裏！我必須這樣來回走著，否則就要睡去。已經伺候五晝夜了。要得到一點生命和自由，不得不這樣辛苦。可是，如若我捉到了你，魏士林根呀！我卻要舒服一回。（注酒）又喝光了！喬治！只要酒和活潑的精神不缺少，我儘能嘲笑王侯們的統治的野心和權謀。——喬治！——你們儘管差你們的阿諛的魏士林根到從兄表弟們那裏去，謗毀我罷，儘管可以的。我依然清醒著啊。你雖然饒倖逃脫了，僧正！但你所寵愛的魏士林根卻須代償這種債務。——喬治！孩子似乎沒有聽見？喬治！喬治！

孩子（穿著大人的鎧甲）大人，有什麼吩咐？

葛茲 你在那裏的呀？你睡了嗎？什麼，你裝起這種假裝跳舞的樣子了嗎？來，你穿得很相配，孩子，你不必害羞。你真是好傢伙是呀，假如你的身體能夠充滿這副鎧甲的話啊！這是韓斯

（Hans）的鎧甲嗎？

喬治 他要睡一忽兒，所以把鎧甲脫了。

葛茲 他倒比主人還舒服呢。



喬治 請莫發怒呀。我悄悄地拿來穿了的，我又從壁上拿了父親的古劍，跳到草原上，拔出劍來。

葛茲 你揮劍向週遭砍過了一回嗎？那麼籬笆和野玫瑰都砍倒了罷。韓斯現在睡著嗎？

喬治 他聽到你叫，跳了起來，向我喊，說你在叫喚。我正想脫甲，聽到你叫了兩三次。

葛茲 你去，拿甲去還給他，對他說，他要準備好，要檢視馬匹。

喬治 馬匹我都餵得很好，而且加勒配好了，你要騎，隨時都可以的。

葛茲 拿一壺酒來，也給韓斯一杯，對他說，他要鼓勵精神，時機快來了。我正時刻期望着，間諜就將回來了。

喬治 啊，大人！

葛茲 你想什麼？

喬治 我可以同去嗎？

葛茲 喬治，等下一回罷，在我們捕捉敵人，掠奪貨物的時候。

喬治 下一回，你已經說了許多次數了。啊，請這一回，這一回讓我同去罷！我只跟在後邊，只伏

在旁邊。我將替你們拾回射了的箭頭。

葛茲 下回讓你去，喬治。你必須先要有一件短軍衣，一頂鋼盔，一枝槍纔好啊。

喬治 請帶我同去！前一次如果我同去了的話，你定不會失了那部弩弓的。

葛茲 你知道這件事嗎？

喬治 你向敵人的頭拋去，被一個步兵拾了去，失掉了！你以為我不知道嗎？

葛茲 我的軍士們和你說的嗎？

喬治 是呀。因此在我們洗馬的時候，我也替他們吹奏了各種調兒，教了他們許多有趣的歌曲。

葛茲 你正是能幹的孩子。

喬治 請帶我同去，我可以顯一點本領！

葛茲 下回帶你去，決不失信。你這樣完全不穿武裝，是不可以去參加戰事的。將來儘有時機

要用著好漢哩。我同你說，孩子，將來會有缺乏人才的時候的。王侯們將出其財寶以求現在他們所憎惡的人材。你去罷，喬治。拿鎧甲還給韓斯，拿酒來給我。（喬治去。）軍士不知是在那裏！這真想不到。一個和尚！這樣的時候不知從那裏來的？

僧馬丁登場

葛茲 師父，晚安！這樣遲的時候從那裏來的？修養神聖的安靜的尊人，你使武士們惶愧。

馬丁 多謝，尊貴的先生！就稱號而論，我如今只是個卑微的僧徒。我的修道院裏的名字叫做奧古斯丁，但我卻頂喜歡被叫做受洗禮的名字馬丁。

葛茲 你似乎疲倦了，馬丁師父，想必也是很口渴罷。（孩子來。）酒剛好來了。

馬丁 請給我一杯水。我不可以喝酒。

葛茲 這是你的戒律嗎？

馬丁 不，先生，喝酒並不違反我的戒律；但是因為酒這種東西卻是違反我的戒律，所以我不喝酒。

葛茲 這是什麼意思呢？

馬丁 你不懂，很好。我以為飲食是人的生命。

葛茲 是呀！

馬丁 普通人喝了酒之後，就好像是新生出來似的；就更加壯健，更加活潑，更能敏捷做事。酒能使人心暢快，而暢快是百德之母。人喝了酒，你的一切德性什麼都就加倍，加倍容易思想，加倍能夠實行，加倍迅速做成。

葛茲 我喝酒，也就是這樣。

馬丁 我也就是說這個。可是我們——

喬治拿水來

葛茲 (向喬治密語) 你到往達克斯伯哈 (Daehsbach) 的路上去，將耳朵貼近地面，聽聽有沒有馬跑來，你要快快回來。

馬丁 可是我們呢，在我們吃了喝了的的時候，就變成了我們應該是那樣的反面。昏睡似的消

化使我們的頭也由胃操縱，在過度的安適的虛弱之中就會有恣肆地生長的慾念產生出來。

葛茲 你喝一杯，師父，不會在睡眠中擾亂你的。你今天走了許多路。（遞杯）爲所有的戰士們祝福罷！

馬丁 以上帝的名義遵命（碰杯）。我看不過那些懈怠的人們，但我不能說，所有的僧徒都是懈怠的；他們也各盡其能地做事。我昨晚宿在聖法伊特（St. Veit）修道院，今天是從那裏來的。那個住持領我進花園裏去；花園是蜂巢般精美。很好的萵苣，好看的甘藍，尤其是花菜和食用蘚是全歐洲沒有可以比得上的。

葛茲 那麼你以爲這是不屑做的事嗎？（他立起來，尋看那孩子，再回來。）

馬丁 那裏，假如上帝使我做個園丁或採藥的人，我定是幸福的。我的方丈很看重我，我的修道院是在薩克遜的愛爾富爾特（Erfurt）；他知道我是不會安靜的人；差我到各處有什麼事情可幹的地方去。我現在是到康斯丹茲（Konstanz）的僧正那裏去的。

葛茲 再來一杯！祝你成功！

馬丁 你也再來罷！

葛茲 師父，你爲什麼這麼看牢我呢？

馬丁 我爲你的鎧甲著迷哩。

葛茲 你也想要一件嗎？穿鎧甲是笨重麻煩的東西。

馬丁 世界上有什麼不麻煩的呢？我覺得沒有比不可以做一個人更麻煩的事了。貧苦，禁欲，

服從——這三種戒律，每一種逐一觀察起來，都是爲天性所不能忍受的東西，都是不能忍

受的。終身在這種重負之下，或在良心的更窘人的壓迫之下頹喪地呻吟啊，先生！你的人生

的艱難，比諸我們的階級那樣把我們藉以生存，長大，繁榮的，人生的最好的本能以想接近

上帝的那種妄念加以擯斥那種苦況，那還能算是什麼呢？

葛茲 假如你的戒律不那麼嚴峻，我很想勸你穿起鎧甲來，給你一匹馬，我們可以同去。

馬丁 我也很願我的肩膀能有穿鎧甲的力量，我的手臂有把敵人從馬上刺下來的氣力！這

可憐的柔弱的手素向只習慣於拿十字架與和平旗，端香爐，怎麼能夠舞槍使劍呢！我的聲音，只被調和於唱 Ave 和 Halleluja，將向敵人作告知我的柔弱的先導者，而你的聲音卻能懾服敵人。至於所謂什麼戒律呢，都不能再阻我歸向造物主自身所設立的宗門的。

葛茲 祝你幸福的歸去！

馬丁 我只爲你祝福喝這杯酒。歸我的牢籠裏去總是不幸的事。而在你先生呢，當你回到你城裏的時候，自覺著疲勞不會侵襲你的那種勇敢和力量，經過了許久如今方纔確信決無敵人再來犯你了，脫去武裝而上床舒身安睡，那種睡眠比諸我久渴得飲的滋味還好。那時候你纔能說是幸福呢！

葛茲 可是這樣的事卻是不常有的啊。

馬丁（更起勁地。） 而在那樣的時候，真不啻天國的預嘗的滋味。——當你載著敵人的戰利品而回來的辰光，心裏回想：敵人未及放箭，我就把他從馬上刺下來，踏倒了他和他的馬。然後你騎馬跑向你的城裏去，而且——

葛茲 你說什麼？

馬丁 而且你的妻子（注酒）謹祝尊夫人健康（揩拭眼睛）你有夫人罷？

葛茲 一個高貴賢慧的婦人！

馬丁 有賢妻的人真福氣！壽命可以加倍。我雖不認識什麼女人，可是女人實在是造化的王冠！

葛茲（獨白）可憐的人！他想念他自己的境遇似乎不勝淒酸的樣子。

喬治（跑來）大人，我聽見馬跑來了！兩匹！一定是他們。

葛茲 把我的馬牽來！你叫韓斯快快騎馬。——再會罷，師父，上帝保佑你！要高興忍耐些。上帝會給你廣闊的境地的。

馬丁 請問先生大名。

葛茲 請原諒。再會！（向他伸出左手）

馬丁 爲什麼向我伸出左手呢？我不配握武士的右手嗎？



葛茲 你即使是皇帝，也得就此滿足。我的右手，雖則在打仗的時候並非無用，對於愛情的握手卻是不能夠感覺的。它和手套連爲一體，你看，它是鐵呵。

馬丁 那麼你是葛茲·彌·裴爾列與根！上帝呵！我感謝你，使我會見了這個好漢，王侯們所憎惡，被壓迫者所歸依的好漢！（握他的右手。）請讓我握這隻手，讓我吻它。

葛茲 不可以。

馬丁 請由我！你這隻比有聖血流過的聖體還要尊貴的手，雖則是無生命內器具，卻是被信賴神明的高貴的精神鼓動著的！

葛茲 （戴上軍盔，拿了槍。）

馬丁 往年在我們那邊有個和尚，他在你的手在蘭洽呼特（Landsknecht）被射落的時候拜訪過你。他同我們說，你如何受苦，你如何悲傷，你對於戰鬥變成了殘廢，你想起了曾經聽人說過，有一個人只有一臂，卻仍舊充當英勇的騎士而服務了很久——我決不忘記。

兩個騎兵走來